

真情流淌

三本书里的父爱

○卢江良

父亲离世后，有一天，我整理书柜，在众多的书籍里，翻出了三本书。这三本书，均系文学类图书，都是父亲于1993年4月下旬买给我的，分别为美国作家海明威的《永别了，武器》《战地钟声》和法国作家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。

这三本书，对我后来的创作有没有帮助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特别是海明威的这两本，让我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。以往，只要一提到战争，我就会联想到英雄，从而对之充满向往，很少考虑其残酷性。但这两本书，扭转了我的这种思维。

可要说这三本书对我的创作带来多大影响，显然不存在，它们远不及我之前阅读的中国鲁迅、俄国契诃夫和后来阅读的奥地利卡夫卡、阿根廷博尔赫斯、法国加缪、萨特以及当代印度奈保尔等作家的。尤其是雨果这本，我一直没读完。

■ 凡人凡事

“打鸟”记

○沈永良

记得40年前的乡村里，农村里“糠菜半年粮”，蕃薯粥吃得头发腊黄。若哪家屋子里有一杆猎枪是最有“口福”的人家。当时是自制土枪，俗称“沙子枪”，“嘭”一枪打过去，一时叽叽喳喳便噼里啪啦地像雨一样，带着乱飞的鸟毛落下来。猎手将鸟用细绳穿紧，挑在枪头回家了，后面还跟着一条黄狗。没有肉吃的年代，见这样的场景会是十分羡慕。但往深里想这是一种罪过，甚至是不可饶恕的残忍。

我有个老乡，比我大一点，名叫杀猪阿翔，他从小跟着父亲杀猪、打鸟、捕野兽，样样都会干。他大我几岁，小时候我也跟过几次，我问他晚上伸手不见五指，你看不到哪里去打野猫，他说野猫的眼睛在夜里用电筒照过去，会发光，只要对准这一点光“嘭”一枪，百发百中。枪声一落，猎狗会冲出去把刚打死的野猫叼回来。看见他打鸟、打野猫、捕鱼的场景，真是十分的有趣。

改革开放后，他在村口开了一个肉铺，我经常去他的肉铺买肉。现在整个村庄都拆迁了，无所事事也不行，他到西湖边荡了一圈，头脑发热便买了相机开始拍照，照片拍得也不错。最近碰到他，他问我：“大炮哪里有得买？”我吓了一跳，他要“鸟枪换炮”啦！原来，他想买的是拍鸟儿的长镜头。

曾经我有十多年时间，住在孩儿巷东头仙林桥附近，每到夏天的清晨总要跑到西湖边去看“打鸟”。而这个“打鸟”，并非以前在农村里看见的“打鸟”。

2016年7月，我第一次从耳朵里刮到“打鸟”两个字，心里一震。原来这个“打鸟”，就是给鸟儿拍照片！早上西泠桥畔“打鸟”的人，密密麻麻地拥在荷花塘的岸边，四五十门“枪炮”齐刷刷地对准那朵盛开的荷花，非常壮观。人越聚越多，都焦急地等待“奇迹”出现。我钻进人群见那人离开自己的“高炮”相机，拿起竹竿儿，在竹竿儿头上的一只

一会工夫，不知从哪儿又落下来两只鸟儿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花蕊里啄食的那只鸟。也许等得不耐烦了，两鸟从不同方向夹飞过去，有意冲撞那只吃不够的鸟儿。两只鸟打一只鸟，三只鸟儿在荷花上面撕扯，“咔嚓咔嚓”的相机声响成一片。有人还喊：“大片来了！”这一幕很是新奇，人家在“打鸟”，我只有用破手机“打人”了。于是，我把这有趣的场面，用手机都拍了下来。

有人说“鸟语花香”是最美好的事情，这是一幅新时代的“打鸟图”，是快乐、吉祥、和谐的缩影。人是与时俱进的，“打鸟”同一句话，时代不同了，语境和意境天壤之别：一个是枪打，一个是拍照；一个是残忍的，一个是欢愉的。

夏至刚过，摄影师去西湖西泠桥畔打鸟的时间又到了，我也想和老乡杀猪阿翔一样，也去卖一下“大炮”，到西湖边“打鸟”去。

■ 往事如烟

这个茶村有传奇

○王珍

“周末去长埭村喝茶、吃农家菜。”文友们呼朋唤友相约时，我被特别点名了。文章谁不会写啊，区别在于：他们的司空见惯是我的少见多怪。因为他们大多曾在那四邻八乡的广播站工作过的，对于家山家水太熟悉了，当需要有一两声大惊小怪的尖叫时，我被公推为重点发声的人。朋友们胸有成竹，村中有的是让我尖叫的理由。

果然，进村后，在狭长的村子尽头，一座不高的小山坡、一个波光粼粼的水库，先让我惊艳了一下。一阵清风拂过水面，潋滟的水光漾出一片清凉。坝上一大片极奢侈的绿茵，感觉自己走进了某一幅画或是影视中的某个场景。

水库旁立着一块牌子，上书：龙尾巴水库。让我浮想联翩，莫非这个叫长埭的村子外人口大，里面越来越小且细细长长的奇特地形，就是一条龙？又抑或这个在西湖龙井茶保护区龙坞茶镇中

不是最耀眼、名气也不那么响亮的村子，是个低调内敛的藏龙卧虎之地？太有诱惑了，我急于寻找答案。

好在我们去的那户叫“三叶堂”的茶人之家，主人郑森法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茶人，对这个村子，他了如指掌。

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二楼一张长桌边，喝茶。四周是落地玻璃幕墙，望出去满目的青翠。起伏的茶山，清一色的茶树，一垄垄，排列整齐，线条流畅。郑森法家的6亩多茶地也在其中。

我知道在杭州鼓楼有修复后的胡雪岩故居，在清河坊大井巷有胡雪岩创办的国药号“胡庆余堂”，但胡雪岩的叶落归根处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。

跟着郑森法走过一段水泥村道后，又走了一小段黄泥土路，来到长埭村与中村之间的薄兰湾农场。然后，走上了条滑溜溜的山道。众人相互提醒着，小心翼翼地来到山坡上的一个墓地——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安息之地。

从长满苔藓的碎石子山道上，可以看出，这个地方人迹罕至。若不是有熟门熟路的郑森法带路，自己去找的话也不一定就能找见。

站在墓前，读着墓碑，对于世事无常，人生起伏跌宕，感慨唏嘘良久。我

像我这样容易沉醉不醒的弱点，朋友孙昌建说，没有去过胡雪岩墓的人，赶紧去一下，不然一会儿吃了饭就不想动了。

我知道在杭州鼓楼有修复后的胡雪岩故居，在清河坊大井巷有胡雪岩创办的国药号“胡庆余堂”，但胡雪岩的叶落归根处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。

跟着郑森法走过一段水泥村道后，又走了一小段黄泥土路，来到长埭村与中村之间的薄兰湾农场。然后，走上了条滑溜溜的山道。众人相互提醒着，小心翼翼地来到山坡上的一个墓地——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安息之地。

从长满苔藓的碎石子山道上，可以看出，这个地方人迹罕至。若不是有熟门熟路的郑森法带路，自己去找的话也不一定就能找见。

站在墓前，读着墓碑，对于世事无常，人生起伏跌宕，感慨唏嘘良久。我

们后来的话题就都和胡雪岩有关了。

原来，胡雪岩墓能够重见天日，其中有胡庆余堂的老药师赵玉诚费尽周折的寻寻觅觅，有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、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对企业家祖宗的尊重和敬意，更有杭州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。1997年清明节，胡雪岩墓终于修葺一新，成了杭州市文保单位。

一位来自新疆的朋友，对当时的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成功商人胡雪岩，一代名臣和一代商人的精彩合作，津津乐道：没有胡雪岩的倾力相助，左宗棠是不可能收复新疆的。左宗棠连上几道奏折，胡雪岩被授予一品顶戴，并破例御赐黄马褂。这是胡雪岩人生最耀眼的时刻。

而郑森法则在茶言茶，说到了从前的龙坞茶叶曾叫旗枪茶，而这个名字也和左宗棠有关。话说有一天，左

宗棠来胡雪岩家做客。喝了一口刚泡的新茶后，感觉鲜爽甘醇，犹如将春天含在了嘴里一样，精神都为之一振。

就问这是什么茶。胡雪岩只是新采的春茶，并无名字。左宗棠见泡开后的茶叶舒展成一叶一芽，说叶像旗，芽如枪，就叫旗枪吧。难怪茶叶被叫作兵器的名称。

但自从杭州市将转塘、龙坞等部分产地划为西湖龙井茶区以及浙江龙井茶的快速崛起，传统的旗枪却渐渐被遗忘了。郑森法这些年一直在琢磨着，如何把夏秋茶恢复为旗枪的叫法，毕竟，旗枪是龙坞的传统特色茶……

在长埭村三四个小时，我确实一直在惊讶：这个有山有水有传奇却又名不见经传的村子，如同深藏于山林间的一块璞玉。难怪胡雪岩会在那里买下大片山林、茶园，并长眠于此。无疑，长埭村是一块值得探索的风水宝地！

■ 难忘记忆

想起那火红的年代

○钟迪良

日前，在嘉善博物馆举办了“奋斗百年路，启航新征程”嘉善县工业百年历程展。里面有我熟悉的工厂，知己的朋友，经历过的事，还看到我任厂宣教科长兼企业报主编时编的《嘉拖报》，以及我提供的一枚1979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赠的“质量信得过班组”奖章。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想到的，回忆缠绵着点滴思绪，它就像一本书，又翻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章节。

1970年11月5日，200名新人来到了嘉善农机修造厂（后发展为嘉善拖拉机厂），这是全县最大的一家国有企业，也是国家农机部的重点骨干企业。进厂后通过两个月的培训，分配到各岗位，我的工种是锻工。

锻工——是个好听的名字，锻造工人！当时只17岁的我，对锻工一点概念也没有。进入车间先被好奇心所吸引，看到二层楼高的磨擦压机，随着开关启动，一下子把烧红的铁块压制齿坯，太厉害了；“吼吼吼”的空气锤，有大、中、小类型，根据产品需要，分别在不同模具上加工成型。这是锻工的机械化设备操作。

一起分配到锻工间的有十个人，其中有6人安排在“小炉灶”工作，所谓的“小炉灶”就是纯手工操作，真如民间讲的“打铁匠”。我个子不高，也就刚过1.7米，被分到了“小炉灶”。其余的几个同事都比我高大，当时我还真有点不想通。后来感觉到，真正的技术活就出在纯手工上。师傅的小榔头点到哪，你大榔头就跟（打）到哪，不仅要分轻、重、侧、正等，还要听清小榔头的点击声，这需要有悟性和灵性，不能只凭蛮力。既然学这行就安心学吧，于是为了挥好大榔头，自己每天提前上班，找个适当的地方，挥练几百次大榔头，终于有了“稳、准、狠”的感觉，得到师傅们的肯定。另外磨擦压力机、空气锤、冲床等一些机械设备，我也慢慢学会操作了。车间觉得我有点“能文能武”的样子：文的每天读报、平时拿出黑板报、产品钢材计算等，武的自然就是挥大榔头了。三年的锻工一晃，我就“满师”了。

但意想不到的事又来了。记得那天厂办主任和车间领导找我谈话，让我调到铸造车间。当初说宣传和团工作适合我去做，突然让我到铸造车间，内心根本不想去。但领导已这么安排，我只能去铸造车间。

铸造——又是一个好听的名字，铸造工人！但确切地说，就是翻砂。来到车间当造型工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人们说：“天下三样苦，打铁、翻砂、磨豆腐！”这么说，我两样苦行当都必须经历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只能从头认真学。为完成定额指标，还是采用“笨”办法，每天提前上班，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。按当时的規定，造型工白天造型，晚上还要参加浇注（即浇注）。在“冲天炉”前，面对滚滚铁水，虽属“脏、苦、累”工种，但还真有点自豪感。1978年，让我担任造型二组的组长，凭着全组共同努力，我所在班组先后获得“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”和“全国‘马恒昌’式班组”（马恒昌，也就是掀起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劳动竞赛热潮的人）。这都是嘉兴市的第一批，也是全县唯一获得的先进。

经过“应知、应会”考试，我均以第一的成绩，来到车间技术组，后又调到厂工会和宣传教育科。1992年，我又被组织调动，来到嘉善县总工会。

从锻工到铸工，从打铁到浇注，朋友们说，这是火红的年代。是的，回忆那个年代，虽然辛苦，但每年都评上先进，获得不少荣誉。真的是岁月与勤奋相伴而行，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，告别了曾经的情绪低落、灰心沮丧和黯淡无光，但也迎来了勤奋努力、不凡业绩和多彩人生。

然而，昨天再美好，终浓缩成今天的追忆；今天，让我们再出发，去实现明天无憾的回忆。



■ 细枝末节

舟山人的说话

○应红枫

“宁可听苏州人吵架，不要听舟山人说话。”舟山人说话语调生硬，不受待见，可能已经名声在外了。早几年我去北京的时候，抽空去拜访了一位朋友，聊天间，我接了舟山本地一位朋友的电话，用舟山话问了会儿话。放下电话，那位北京朋友开玩笑问我，刚才你操着鸟语跟谁吵架？我笑了起来，告诉他：“那可是标准的舟山话。”

舟山话的发音和语调，总体上和宁波话接近，但是有部分音节发音时，有着更重的语气，使舟山话听起来很生硬。有一位专门研究舟山方言的朋友，对同处一个语系的舟山话和宁波话进行了研究，发现舟山方言中语气助词多用去声。这是舟山渔民在长期的海上劳作中，因为海风嘶吼和海浪澎湃的原因，使平时的说话声音受到干扰，所以在说话过程中，不得不加重语气和声调。久而久之，使舟山人说话就跟吵架一样。舟山人说话的音重及其语调生硬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
前不久，我在办公楼的走廊里，和一位同事隔着楼梯谈工作，刚好走来了一位北

主，但有时候本地同事之间交流的时候，那些语调生硬而且语速飞快的舟山话，让他们听得目瞪口呆。

今年早些时候，舟山市总工会也举办了对外来务工人员舟山方言培训班，从报名人数来看，非常受欢迎。前些日子，有几位刚刚招聘来的大学生员工，到我办公室讨教如何讲舟山话。可是要学会一个地方的方言，几天时间是无法一蹴而就的。我只能临时教他们一些常用的舟山口语：阿拉舟山宁，侬有空发啦、搭我搭把手、侬搭阿里起啦、烂缶厮依好足类、忙啦嘎饭饭没吃过，等等，把几位小帅哥听得云里雾里。于是我干脆找了一些手头的方言资料，让他们带回学习。

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，而方言的传承更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哪怕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，也一样在尽量地保护、挖掘和研究，因为每种语言的文化都有它独特的特色，舟山话也不例外。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方言、不同的特色，构成了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。

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，而方言的传承更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哪怕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，也一样在尽量地保护、挖掘和研究，因为每种语言的文化都有它独特的特色，舟山话也不例外。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方言、不同的特色，构成了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。

但自从杭州市将转塘、龙坞等部分产地划为西湖龙井茶区以及浙江龙井茶的快速崛起，传统的旗枪却渐渐被遗忘了。郑森法这些年一直在琢磨着，如何把夏秋茶恢复为旗枪的叫法，毕竟，旗枪是龙坞的传统特色茶……

在长埭村三四个小时，我确实一直在惊讶：这个有山有水有传奇却又名不见经传的村子，如同深藏于山林间的一块璞玉。难怪胡雪岩会在那里买下大片山林、茶园，并长眠于此。无疑，长埭村是一块值得探索的风水宝地！